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九十五

明　楊士竒等　撰

戒逸欲

宋高宗建炎三年張浚上言曰臣輙有愚懇干冒聖聰區區愛君之誠不能自已惟陛下赦宥臣近自京西按歷陝右風聞道路之言謂陛下近遣使臣二名於种師中處收買寶劒二口仍優支價直臣仰惟陛下聖姿英

武志在靖難居常於田獵之游聲色之奉無所嗜好惟是弓劒鞍馬每切留意於其間蓋聖心之所以眷眷而不須臾忘者志固有在也但人君舉措不可以不謹陛下居萬乗之尊臨四海之廣若大小文武之列用得其人則盜賊當自息邊徼當自平以是知陛下所宜寶者在人而不在劒今千萬里之遠不聞陛下有求賢之命而徒聞有買劒之名臣恐有識之士猶得以竊窺而私議也况臣之所聞又謂王瓊嘗以師中藏劒之事奏知

陛下小人無知不識陛下右武之意便欲以此邀求寵倖原其用心罪不容誅臣願陛下以此寶劒分賜立功將士仍乞自今有如王璦之徒或欲以弓劒鞍馬進至御前者一切屏去庶幾絶小人覬望之意

浚又上言曰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又曰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慠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故善謀國者常以脩德立政為本而切切於

戰守之備使人主知戰守之不可一日忘則有恐懼為善之心則德以脩政以立國家庶幾可興焉不然驕怠肆意怨於為善則國家萬無安全之理矣若夫奸邪之臣貪藉利禄遂以既和為已治已安莫顧後患彼徒知為身謀為子孫謀事勢既極不過賣國偷生於異日耳況夫導君於過舉而陰懷包藏之志者哉此不可不辨也

浚又上言曰臣仰惟神聖出震御乾之辰天下孰不歡

欣鼓舞祝吾君壽臣竊謂人臣事君猶子事父要當略去禮文思求實報臣嘗潛心聖人之經有可以取必於天膺大福獲大壽決然無疑者輙輸丹誠爲陛下獻臣伏考周公無逸篇商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高宗嘉靖商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周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三君者非徒身享安榮而有國長久後世莫加焉自祖甲之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

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躭樂之從是以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夫天道昭昭其報如響仰惟聖德日新大孝之誠昭格天地壽福無疆宜過商宗周王遠甚臣不勝臣子祝頌之情願陛下兢兢業業勉之又勉永堅此心以奉天道則天之所以報吾君者宜如何哉

右正言鄧肅上疏曰臣嘗觀德宗之在奉天有唐社稷不斷如綫一旦稍定遂訪裹頭宫人陸贄切諫猶不能

止此唐室所以衰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惟知修德前日宫嬪來赴行在猶有卻之者方之德宗固已相萬其不邇聲色蓋出於天性自成湯以後一人而已宋德亦安得而不興乎然陛下出命當本乎恭儉之德而奉命以出者或變而為奢侈之事切恐傳之四海人或不知反以德宗議陛下而不知陛下實成湯也臣職在諫省敢不盡言前日御藥院奉聖旨下開封府買折洗女童不計數且折洗云者豈必姝麗耶竊知聖意將服瀚濯

之衣矣不計數云者豈必多求耶竊知聖意以謂有人則置無人則已初不以定數為限也此盛德之事卓絶今古豈易擬議哉然奉行之臣不體睿意日差人吏徧走京城凡見女童舉封其臂閭有脫者其行賂已不貲矣搜求之甚過於擾奪愁怨之聲比屋相聞嗚呼尹開封府者與領御藥院者亦何累吾聖天子如是之甚哉今日外有方熾之敵伺吾之間以肆寇攘内有偽楚之黨幸吾之失以快私忿陛下安可纖毫疑似之迹隨彼

計中乎臣愚欲乞速下三省取開封府御藥院官吏重寘之法仍降明詔以榜東京具言陛下所以買拆洗之意不為姝麗有不計數之語不為多求凡女童之封臂者悉縱之則陛下恭儉之德上追成湯豈特左右臣僚得以獨聞乎當使京師之人無不知者仍乞亦榜行在以弭自京師來者紛紛之謗且京師天下之本也京師之人安則天下之人舉安天下之人舉安則社稷宗廟豈有不安者乎惟陛下早圖之

李彌遜上奏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不徼幸臣伏覩六飛連日履涉長道陛下叱去執御馳躍疾馳千乘萬騎追奔不及然山路高下曲折不比苑囿閒平夷寛曠可以回旋萬一銜勒有失左右不能致力將如之何臣不勝寒心恐懼憂惶之至竊惟陛下聖意不過欲以神武勇智激昂士氣數日以來已可聳動羣聽臣願陛下念宗廟社稷至重深加兢慎保衛聖躬思乘危之戒以防不虞天下幸甚臣又

聞已降聖旨沿路皇帝乗馬宰相以下並免從駕臣契勘自來乗輿所至扈從官以下皆合從行雖聖德優容寛假臣下如此豈有陛下不以馳驅為勞而臣子反雍容舟檝之間兼馬行至疾舟船不可追逐舉足便有數十里之隔而陛下左右大臣無一人之侍今居何等時乃可以如此伏望睿慈更垂聖慮毋忽臣言特降指揮令有司預行相度可以乗馬去處前期戒備許宰臣以下依例扈從以安衆情

起居舍人洪遵經筵進故事曰按唐書太宗曰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耶褚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為之金不止必玉為之故諫者救其源使不得開及夫横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

臣聞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外物之來茍無以禦之則如水之浸物如膏之受塵初若甚微然涓涓不止將成江河綿綿不絶將用斧柯故慮之不可不深辨之

不可不早為臣者當防之於未然不應救之於已然使至於橫流泛著始呫呫然動其喙尚何益於國哉舜造漆器禹雕其俎以大聖人而為至微之事尚何復議然為之臣者猶以為不可況德不若舜禹而其事有大於漆器雕俎安得不絕其萌芽者哉遂良之對太宗真得大人格君心之道

遵又進故事曰按唐書崔植傳玄宗即位宋璟手寫尚書無逸為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

代以山水圖

臣聞四海至廣萬機至繁王者負扆以臨之不恃其天縱之聖足以蓋天下而恃其自治之勤足以應天下夫正心誠意進德脩業立政造事皆聖人自治之序也四海之廣常若見於一室萬機之繁常若叢於一身思所以應之則汲汲而自治者誠有所不遑暇食焉昔之人君未嘗不知此卒不能皆至於善治者幸天下之無事不待功業之成而自治者已懈故

樂未厭而憂及之矣無逸之書成王嗣文武之法也文武之事可得而攷不過曰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而已所謂天保以上者如君臣相予之間賔親交際之節雖一飲一食之微皆有其法則大於此者可知夫惟自治其內者如此然後命將率遣戍役經營四方凡采薇以下治外之具皆粲然而畢陳然必以憂勤行之迨其久也不期於逸樂而晏然自享其成矣成王嗣守文武丕緒亦

以無逸繼之遂為周之顯王其道蓋本諸此唐玄宗
蓋嘗知之矣錄其書以為圖寘諸左右出入觀省以
為矜式未幾而圖已屏去則其所謂無逸之實亦必
類此宜其成就有愧於古無足恠也嗚呼能自治矣
而繼以無逸根之於誠而守之以不變舉而措之何
行而不至何為而不立故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行之
非艱久而不變之惟艱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
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臣請

以此終無逸之說

武義大夫曹勛上奏曰臣叨竊祠禄略無裨補非仰資

聖造何以安跡復恃舊物輙有所陳冀達天聰曲照愚

悃冐瀆之罪謹俟誅殛臣竊審聖駕欲詣洞霄等處燒

香有見上聖既端拱凝命不以萬幾縈心猶寅畏天命

為國為民祈福於上下但適此春晚政農務蠶麥之時

而自北關至洞霄驅民治道實妨農事又從衛及廵護

兵馬諸司執役無慮萬人方春晚多雨少得晴明道路

泥濘儀衛狼籍觀望不美鑾駕一出有此數嫌況從來
上聖以仁德及物於此不能不惻然若候收刈了擇晴
和日分作數日從容一行得宿食之備無雨水之患豈
不兵民優游仰稱聖情祈福之意
孝宗時辥季宣上奏曰臣聞位卑而言高罪也人臣之
義有犯無隱可以言而不言則負師學況臣踈賤無階
以瞻天日之表蒙賜之對寧敢隱情而不言乎臣昨官
遠方伏遇陛下踐阼之始省服膳之御卻嬪妾之進其

自奉為甚薄躬細務以先羣吏親鞍馬以勵軍旅其舊志為甚大臣居數千里外觀仁聲之所及垂白之老莫不欣欣相告咸謂聖人有作規模宏大真將復藝祖之業武夫悍卒至拔刃呼躍曰不報吾君以死而安死臣愚不識察人心之所向咸謂太平之世可以朞月見也歷年寖久而陛下未享其効臣切惑焉臣嘗謂治有本末政有先後先所施者後或可置本既舉矣末亦可捐夫清心寡欲恭儉節用堯舜三代之所以治天下陛下

既已身之矣自宜固守而勿失至於躬細務親鞍馬蓋聖人之權施之首政以警一時偷惰之習乃其宜矣循以為常則天下不能無疑是故衮職任輕無以仰承德意動煩宸慮而國論靡有定止事出九重百官莫肯任職政令施設下人得以輕議寄耳目於左右權或移於近密躬細務以先羣吏而羣吏未必勵此不可不察也叢脞之歌賡於虞氏自除郎吏明皇無取祖宗專以用人布德懷柔天下蓋為之有道矣毬馬之事陛下所以

習勞苦而振威武者至於衛生之害積於細微銜檗之危起於所忽降臣侍從豈得絶無關防行之有年議者遂謂嗜好之僻親鞍馬以勵軍旅而軍旅未必勸此不可不察也太祖皇帝猶謂擊毬非將相事韓愈尚為其長危之仇士良既去以毬獵固寵之術授其輩流民臣之心所以咸願陛下為宗社計也陛下雖有天縱之聖將大有為而精神疲於聽斷玉體勞於驅馳縱有清閒之燕講萬微之務臣竊意其有所分矣金人我之世讎

固不與共天下陛下所為焦心勞思不憚寒暑若此者正為恢復進取之計爾然先後非序本末倒施勤於小而緩於大圖其近而遺其遠昔之所以鼓舞羣動者人情久且玩習七年于此而治効未著寧不以是乎方今國威未振民力未支而敵人之情傳聞常多失實陛下再造之心雖不可暫忘而進取之事其實未容輕議臣願陛下深思遠覽以靜養恬略其小者近者而圖其遠者大者遴三公之選責以進人才張綱紀延端直之士

與之講問學評治道歸有司之常務屏馳騁之細娱本末先後咸得其序則朝廷尊而衆務自舉威權振而軍氣自張養以沈潜待時而動則天聲所臨焉往而不濟哉臣不勝拳拳之忠惟陛下財赦

羅願上奏曰臣聞古者大有為之君必務愛惜日力以圖庶務夫繁而難周者事也迅而易失者幾也往而不反者時也陛下在位十七年于此矣歴時不為不久加之有志足以大有為而功業未究於天下者是日力多

有所棄也竊見御史臺月以坐朝及百司入局告于有位號為月報一月之中休暇多者殆居其半少者亦十餘日夫國之大事如四時孟享侍從以上有扈從之勞則為之休務可也至如禨忌者不過行香一時之頃退而入局蓋未害也若夫立節之名自唐貞元以來始創有之國家全盛之時上下燕安亦有天祺天貺之屬以文太平歷世承平循而不敢廢自艱難以來臣民日思淬勵何暇相從於娛樂之事而獨為休告於官府失其

實矣又國家法度在有司者關報截會比前代為密休暇既多則遠方之人常困於守待而事亦因循失時有不振之弊而近者又明詔天下增中秋之節臣竊惑之或者以為李德裕在會昌中休沐輒以令沛然如無事時此不當復有所議臣以為不然德裕之賢不能過絶於古古者聖君賢臣有為於天下未嘗不自愛日始蓋兢兢競競日行其道舜一日二日萬幾禹重寸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思事之不合者夜以繼

日誠恐失事幾也天下幸安陛下有志於治正是君臣同心叶力之秋非有大故特狃於太平之文飾取日力而棄之豈不惜哉頋詔有司取承平以來一時以慶事名節者存其名勿廢而使百司得治事如常日姑務恢崇祖宗之功業其與奉虚名而妨實事者有間矣事功既建天下復平然後復舉舊令為休暇如承平時此所謂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明示得意而無後患若李德裕銜能於末世又安足法哉

陸游上奏曰臣聞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人君與天同德惟當清心省事澹然虚静損之又損至於無為大臣不得而窺所好則希合茍容之害息小臣不得而窺所好則諂諛側媚之風止不以從其所好而加賞則憸人服不以逆其所好而加罪則端士進玩好無益之物不好則不接於目詆諧敗度之言不好則不聞於耳大抵危亂之根本讒巧之機芽姦邪之罅隙皆縁所好而生臣下雖有所偏好而或未至大害者無奉之者也人

君則不然絲毫之念形於中心雖未嘗以告人而九州四海已悉向之矣况發於命令見於事為乎且嗜好之為害不獨聲色狗馬宫室寶玉之類也好儒生而不得真則張禹之徒足以為亂階好文士而不責實則韋渠牟之徒足以敗君德其他可推而知矣昔者漢文帝及我仁宗皇帝所以為萬世帝王之師者惟無所嗜好而已恭惟陛下龍飛御極之初天下傾耳拭目之時所當戒者惟嗜好而已無有作好遵王之道天之所以為神

禹錫也伏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左相陳俊卿上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皆

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虧損聖德陛下憂勤恭儉清

靜寡欲前代英主所不能免者皆屏絕顧於騎射之末

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以閱武

備激士氣耳願陛下任智謀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義

烈不越尊俎固已震慴敵人於萬里之遠豈特區區騎

射於百步間哉陛下一身宗社生靈之休戚繫焉願以

今日之事永為後戒

光宗紹熙元年彭龜年上疏曰臣聞古今害治之事非一而逸豫為尤甚是以易之豫卦繼之以隨又繼之以蠱說卦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未有上下相隨於豫而不蠱敗者也唐穆宗嘗謂丁公著曰聞外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公著曰此非佳事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遊宴沈酣晝夜𤠣雜女子如此不已百職皆廢陛下能無憂勞乎公著之言真識理道恭惟國家渡江以

來大雠未復大恥未雪此政人主卧薪嘗膽之時人臣枕戈待旦之日而六十餘年内外宴安有若至治由宮庭達于天下百官至于庶民服食器用屋宇園池大率猶襲宣和之舊家蓄聲妓人事遊宴上下一律習成淫侈消靡精鋭隳曠職業至今日極矣自壽皇聖帝躬行勤儉風聲感動稍稍斂戢竊見近日已開樂禁深懼士民故習復張此非法制之能移全在陛下之躬率夫西漢淳厚之俗皆自文帝一身發之今日國家所以困乏

軍民所以窮悴士大夫所以驕墮皆由一侈侈生於逸逸生於豫日益滋長恐致蠹敗事機所繫政在斯時陛下豈可不自任其責陛下儻使宮禁崇尚勤儉外庭未必率從其或不忘宴豫天下必將益甚臣觀天下宴遊之俗皆自士大夫傳之士大夫宴豫又自近習傳之近習宴豫陛下抑嘗察其所從來乎唐楊綰一宰相爾尚能使貴重大臣減損聲樂況陛下據天下利勢感動之力萬倍於此孟軻曰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惟陛下留意

紹熙中翊善黄裳上言曰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人主偷安則臣下解體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勉强聽斷意不在事宰執奏陳備禮應答侍從庶僚備禮登對而宫中燕遊之樂錫賚奢侈之費已騰於衆口强敵對境此聲豈可出哉

右相趙汝愚上奏曰臣嘗讀書觀舜命禹之辭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臣竊惟禹之神聖其功德豈易量哉然舜授受之際獨以勤儉爲稱者何哉

蓋儉以約己勤以為人為聖為賢實本諸此故舜之命禹必以其勤儉為首也天祐我宋三世揖遜如堯授舜如舜授禹克勤克儉陛下固已親傳而密受之矣臣請論其目則朝廷之政事不可以不屬精幾微不可以不深慮人才不可以不博訪遴備不可以不預修夜之所思旦之所行不忘乎是則勤之至矣陛下之飲食嗜好不可以不節歲時用度不可以不省民不可以不惜賜予不可以不吝夜之所思旦之所行不異乎是則儉之

至矣上以副重華付托之重下以為子孫萬世之法豈不休哉惟陛下留神

理宗端平二年工部侍郎兼給事中李宗勉上疏其畧曰陛下憂勤於路朝之頃而入為宴安所移切劘於廣廈之間而退為便僻所惑不聞減退宮女而嬪嬙已溢於昔時不聞襃録功臣而節鉞先加於外戚不聞出内貯以犒戰士而金帛多靡於浮費陛下之舉動人心所視以為卷舒者也陛下既不以為憂則誰復為陛下憂

哉又言求諫非難而受諫為難受諫非難而從諫為難苟聞之不以為戒玩之不以為信卒使危言鯁論無益於世用無救於時危其與拒諫者相去特一間耳

理宗時中書舍人兼經筵說書袁甫上疏曰臣聞唐太宗時魏徵每犯顔苦諫或逢上怒甚神色不移上亦為霽威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鷂竟死懷中又嘗與王珪語有美人侍側上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

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耶非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還其親族唐太宗非不談仁義親君子然而緣飾之意多真實之誠寡觀其鷂死懐中也若有畏憚之心及其論廬江王妃也初無忸怩之色一聞王珪之諫乃能翻然而改太宗所以興唐者頼有此耳然而未足以語謹獨

之學也陛下天禀精粹上媲尭舜所謂過言過行固已一毫無有而臣區區愚慮竊以為誠之一字猶有所未盡夫無矯飾之謂誠無間斷之謂誠臨朝則莊退朝則肆肆出於真而莊由乎强此矯飾也可謂誠乎親賢人儒士則難親宦官女子則易難者親之時少而易者親之時多此間斷也可謂誠乎臣在經筵嘗對陛下啓問退朝入宫之後果何所為陛下語臣曰或觀書或作字或覽四方章奏臣不勝欣喜以為陛下果無暇日也而

闢之道路則謂陛下猶未免溺于酒色之娛夫剛制于酒未見好德如好色聖經明訓皎然不誣陛下何不堅忍力行勿以無益害有益乃若左右暬近之人假公徇私者尤不可不戒履霜堅氷至為可畏防微杜漸所當致謹陛下語臣皆正大之論而退攷其所行乃有未盡然其與唐太宗雖有畏憚之心而初無忸怩之色者何以大相過哉願陛下以堯舜湯為法兢業戒懼無時怠荒則德日進而治日隆矣有唐之事又何足云

翰林學士知制誥真德秀上奏曰臣聞自昔人臣之愛君莫大乎願其君之壽天保之詩歸美以報上也一則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二則曰受天百禄降爾遐福而終之曰如南山之壽此惓惓之至也今臣忝備禁密且以執經勸講為職伏遇陛下誕彌之節近在朝夕歸美報上尤劇此心然徒知與海内臣民頌吾君之壽而不以聖賢論致壽之道為陛下言則亦不過如華封之愛君而已亦奚益哉謹齋宿再拜條其説以獻一曰無逸

則壽昔周之成王盛年嗣位周公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乃逸也則為書以戒王其言殷王中宗享國之久本於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至論高宗祖甲及周文王所以享國者大抵亦然蓋百聖相傳同此一敬曰嚴恭曰寅畏曰祇懼無非敬也敬與逸豫相為消長三宗文王之所以能無逸者以其敬也周公欲王䁂以為法而日勉焉上敬天下敬民則游田不敢盤酒德不敢飫培養厚而根本強持守嚴而心志定是

固輯福之源曼壽之基也然則陛下於無逸之戒其可不念乎二曰親賢則壽召公卷阿之詩亦為戒王而作其三章曰爾受命長矣茀禄爾康矣而繼之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謂必有如是之人日侍左右然後廸其君於道而受天之福也夫人君饗四海之奉易動者物欲而難保者德性近妃嬪褻御之時多而親學士大夫之時少則迎逢煽惑無非物欲豈惟敗德抑且傷生惟有孝有德者引之於前而翼之於後俾日聞正

言見正行杜嗜欲於將萌弭過失於未形則其心恬澹而和平優游而晏寧是乃保身長世之道也然則陛下於親賢之意其可不篤乎三曰以孝奉先則壽周頌之雝為禘祭而作也而曰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又申以眉壽繁祉之言蓋王者以孝事其先而祖宗亦以壽祉遺其後人也陛下嗣先皇之服而為宗廟主歲時饗祀固所當嚴而一祖十二宗之傳序其責尤重夫必勤勤於繼述兢兢於保守然後神祇祖考咸安樂之而錫之以

無疆之休此陛下所宜深勉者也四曰仁則壽孔子論知仁之别而曰仁者静又曰仁者壽惟静故壽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而無私欲之擾故其體安定而正固其效悠久而綿長然静非兀然枯槁之謂也動以理雖動而未嘗不静不仁之人則動於欲矣欲勝而無節則躁動而難安世未有凝然安固而不壽亦未有紛然躁擾而克壽者此陛下所宜深體也五曰有德則壽中庸稱舜之孝以為大德者必得其壽且謂天之生物因材而

篤栽培傾覆惟所取焉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舜之所為有自壽之道故天亦壽之此所謂栽者培之也祖己之訓高宗則曰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有自夭之道故天亦夭之此所謂傾者覆之也以大舜之德為師而以祖己之言自鑑此又陛下所當深用其力也凡此五條皆聖經之格言萬世人主之藥石參而味之則周孔之大訓為足以該之蓋能敬與仁則餘皆在其中矣秦漢以來異說横騖人君不知聖賢致壽之道而溺

於神仙方士之術故漢有文成少君唐有柳泌趙歸真輩皆以荒忽誕幻蠱其君至於餌藥以長年未有不反為所誤者唐之穆敬不足道憲武皆英明雄斷之主亦以自賊焉豈非世之大戒乎臣嘗竊謂仙經萬卷不若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靜壽之兩語陛下方日近儒生游心經術未有漢武唐憲之惑微臣愛君不敢不豫陳其愚惟聖明裁察

吏部尚書魏了翁上奏曰臣比者伏聞陛下嘗於經筵

對羣臣論及漢元帝委用儒生牽制文義優游不斷陛下慨然有感於元帝不得真儒而用之聖學高明足以破千載不用儒生之陋然臣嘗讀漢史每於元成二君而有感焉因為陛下試陳之且人主心術之隱嗜好之偏獨居乎深宮之中誰得而知之史冊雖書人亦不盡信也而班固於此二贊獨異乎他贊其言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

即位召用儒生委之以政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其於成帝賛曰臣之姑充後宫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内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然湛乎酒色趙氏亂内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臣嘗以為此二賛蓋班固直以為漢業之衰始此故詳著其致衰之因乃在於宫庭屋漏之間故以侍中婕妤帷幄近習

之言證之方二君之親近儒生容受直辭也人必謂多材多藝而又能用儒有威有儀而又能受言有君若此太平可以立致不知其退而居乎深宮之中則聲樂之溺心酒色之惑志所以交攻於內者乃爾是時非無真儒如蕭望之劉向諸賢也然外戚如許史宦官如恭顯皆得以害之至於連坐繫獄向不見用而望之死此無他儒生與戚宦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聲音酒色亦異塗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雖然方二君之耽樂也亦謂

曲房隠閭誰得而知之不知左右前後之臣亦有以此而告諸史臣者後世之史臣知之則漢庭羣臣與當時之庶民固無不知之故班固於此二賛特出所聞之自以著亡漢之端其可畏蓋若此臣乆蓄此意特以元成二君漢之庸主不足為盛時道且著之表奏人所忌諱無自而發今幸因陛下所以語羣臣者若此敢盡以奏陳惟陛下深念而力監焉

度宗咸淳八年起居舍人高斯得上奏曰臣聞人君一

身天地社稷宗廟山川之主四海九州百萬生靈之所係命不可以不謹也古先帝王知其然故保身之道至嚴極重起居動作悉有檢防出則史官書其言動御瞽幾其聲音入則女御叙其燕寢女史記其御法惰慢之氣不設於身躬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凡以制威儀之節養壽命之源而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秦漢以後古制不存人主御朝之時觀聽攸屬猶或勉於自飭至於適寢釋服婦寺後先其能不為居養所移者鮮矣

故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有天子穆穆之容而一入
内庭則聲色並進女德不厭趙李爭寵傷年損德此杜
欽之言所為發也陛下春秋鼎盛行義未過退朝之暇
遊神典籍恬泊沖虛固中外之所共知也然日者薄懲
和豫少曠視朝聞者不能無惑臣謂陛下聖性高明受
祖宗之所付託不輕而重其於保身之道造次克念戰
兢自持必不若漢季之君所為然臣睪睪愚忠猶願陛
下於樂喜之餘益思謹疾之道凡紛華柔曼可以傾意

而遷神者一皆屏去玩無逸之所以克壽思恬淡之可以永年澄心清魂葆醇練粹雖於昭陽柘館臨宦官女子之際常若露門虎觀對學士大夫之時則微疴薄恙安得以匽薄清明之躬而壽基福本豈不億萬年而有永乎臣未得登文石之階陳當世之務因上故實獨以是為羣言之首惟陛下赦其狂愚不識忌諱而察納焉

宗正少卿趙景緯言損德害身之大莫過於嗜欲而窒嗜欲之要莫切於思居處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

思誠事親則思孝每御一食則思天下之飢者每御一衣則思天下之寒者嬪嫱在列必思夏桀以嬖色亡其國飲燕方歡必思商紂以沈湎喪其身念起而思隨之則念必息欲萌而思制之則欲必消志氣日以剛健德性日以充實豈不盛哉

遼景宗時郭龍為南院樞密使尋加兼政事令以帝數游獵上書諫曰昔唐高祖好獵蘇世長言不滿十旬未足為樂高祖即日罷史稱其美伏念聖祖創業艱難修

德布政宵旰不懈穆宗逞無厭之欲不恤國事天下愁怨陛下繼統海内翕然望中興之治十餘年間征伐未已而寇賊未弭年穀雖登而瘡痍未復正宜戒懼修省以懷永圖側聞恣意遊獵甚於往日萬一有銜橜之變搏噬之虞悔將何及況南有彊敵伺隙而動聞之得無生心乎伏望陛下節從禽酣飲之樂為生靈社稷計則有無疆之休上覽而稱善

聖宗好擊鞠無度諫議大夫知宣徽院事馬得臣上書

諫曰臣竊觀房玄齡杜如晦隋季書生向不遇太宗安能為一代名相臣雖不才陛下在東宫幸列侍從今又得侍聖讀未有裨補聖明陛下嘗問臣以貞觀開元之事臣請畧陳之臣聞唐太宗侍太上皇宴罷則挽輦至内殿玄宗與兄弟懽飲盡家人禮陛下嗣祖考之祚躬侍太后可謂至孝臣更望定省之餘睦六親加愛敬則陛下親親之道比隆二帝矣臣又聞二帝耽玩經史數引公卿講學至于日昃故當時天下翕然嚮風以隆文

治今陛下游心典籍分解章句臣願研究經理深造而篤行之二帝之治不難致矣臣又聞太宗射豕唐儉諫之玄宗臂鷹韓休言之二帝莫不樂從伏見陛下聽朝之暇以擊毬為樂臣思此事有三不宜上下分朋君臣爭勝君得臣奪君輸臣喜一不宜也往來交錯前後遮約爭心競起禮容全廢若貪月杖誤拂天衣臣既失儀君又難責二不宜也輕萬乘之貴逐廣場之娛地雖平至為堅确馬雖良亦有驚蹶或因奔擊失其控御聖體

寧無虧損太后豈不驚懼三不宜也臣望陛下念繼承之重止危險之戲天下之福羣臣之願也

金熙宗時翰林待制兼右諫議大夫程寀上疏言事其畧曰殿前點檢司古殿巖環衛之任所以肅禁籞尊天子備不虞也臣幸得近清光從天子觀時畋之禮比見陛下校畋凡羽衛從臣無貴賤皆得執弓矢馳逐而聖駕崎嶇沙礫之地加之林木叢欝易以迷失是日自卯及申百官始出沙漠獨不知車駕何在瞻望久之始有

騎來報皇帝從數騎已至行在竊惟古天子出入警蹕清道而行至於楚畋雲夢漢獵長楊皆大陳兵衛以備非常陛下膺祖宗付託之重奈何獨與數騎出入林麓沙漠之中前無斥候後無羽衛甚非肅禁籞之意也臣願陛下熟計之後若復獵當預戒有司圖上獵地具其可否然後下令清道而行擇衛要稍平之地為駐蹕之所簡忠義爪牙之士統以親信腹心之臣警衛左右俟其麋鹿既來然後馳射仍先遣搜閱林藪明立幖幟為

出入之馳道不然後恐貽宗廟社稷之憂

元太祖甞置酒内廷鈕祜禄重山侍因諫曰天子以天下為憂憂之未有不治忘憂未有能治者也置酒為樂此忘憂之術也帝深加納之

太宗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蘖能腐物鐵尚如此況五臓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豈有如吾托斯哈爾者耶賞以金帛勑近臣日進酒三鍾而止

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飲食者日用之常也或一旦不節之而傷生衣服者天常之用也或三冬太厚之而致疾存心於有益之具猶且如斯留意於無益之端害將甚矣欽惟天子卓冠寰中何令不行何求不得然服食常用之外將安用哉今國家廣祖宗之基業濟遐邇之生靈伐叛柔服進賢戮不肖有三代之隆而庶幾於上古之治矣乃存心於尤物豈不累聖德之齊天哉伏見方今纂組綾錦金珠壁貝未嘗忘之殊方異物禽

鳥犀象未嘗卻之至於珍羞異饌自山海而來者多矣俳優賤物充一笑之資者衆矣其間為害不一試略陳之夫貧人富户相去懸殊富者見在上之奢麗雖曰承示儉之詔而不從焉蓋從行不從言也以致風俗大變貧者益貧能無為濫之民乎極寒之後風雪飛揚漁樵之流乞匄之人龜手栗肌鶉衣襤褸内皆飢餒外罹寒凍原其所失由富民之奢故也貧民之心非獨不欲奢也但其勢不得然耳幸獲微利則又徇習俗而用之此

所以貧者益貧也夫金珠璧貝等於塵沙使膏雨不降條風不來五穀不生桑麻不育則坐視金珠璧貝亦無益矣若欲通有無之交易便商旅之資給則有中統至元交鈔在耳安用金珠璧貝哉夫牛馬雞犬之類中國之所常有上下之所共育畜之無失其時則所謂得實利而壯吾國之基彼斑斕之獸棸錯之鳥有之不足以增光無之不足以為歉者盡力而求之則所謂受虛名而招外方之議也近年以來有司之秣馬厲兵民庶之

糜資破産以征殊域者數矣及其勝也或得咫尺降書之奉或得無益怪物之獻則是用千萬征軍之命而易其無益之怪物也於是悍將據之而為功百官因之而表慶殊不知千萬征軍之親族號泣昊天而哀達九泉矣天地之氣不和水旱之災又至如此而雖盡獲彼國之怪物何以贖中國士卒之痛哉夫中國常獻足供王用矣彼山海之珍異豈須嗜乎夫育材安衆和樂且耽矣彼俳優之笑具豈須用乎晉武焚雉頭裘宋武碎琥

珀枕隋君同土價於黃金唐太宗悲苦寒之鸜鵒食前
方丈孟子弗為鄭聲之淫顏淵欲放斯中主之雄匹夫
之聖猶能卓然特立而國家乃使纂組綾錦浼其聖身
金珠璧貝浼其聖心禽鳥犀象浼其視俳優鄭聲浼其
耳珍羞異饌浼其口腹臣竊為國家惜之也伏望陛下
明探治本杜絕奢風凡纂組綾錦金珠璧貝之用不關
禮經者一皆絕之凡犀象鳥獸珍羞異味之獻不在貢
典者一皆卻之凡上方及外路無益之局署一皆罷之

凡俳優之流不宜使之履禁扉而肆淫戲一皆放之幸從臣言則源清而流清上行而下效不及十年風俗移易矣

天麟又上策曰臣聞式九圍奄八方據寶位以尊臨布至仁以統下者帝王之常事也執壤奠傚土貢身居五服之外心在京畿之内者人臣之常職也故上之臨下如皇穹之覆燾后土之持載蕩蕩然以生成為心非期於自暇自逸而為奉養之資也下之事上如嬰兒之慕

父母葵藿之傾太陽非宜於自驕自恃而速不庭之懲也商書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周書曰敦信明義崇德報功由是觀之上施仁而在下不歸懷者未之有也下竭忠而明主不見知者亦未之有也今國家天降百祥天開景運臣竊見遠方玩異繦屬不絕殊域奇珍駢羅而至梯山航海韡贐輿金或重譯而來呈或望風而並湊府無虛月史不絕書若以冠帶百蠻車書萬里而論之則不世之嘉致莫大之神功若以帝王大體古今通

義而言之則受之而不卻啓之而不杜亦所以未盡聖明之本心也且中國九州地逾萬里名山大川之所出日異月新而以億計謹按夏禹任土作貢之物冀州无都有供無貢兖州之域厥貢漆絲厥篚織文青州之域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厥篚檿絲徐州之域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濵浮磬淮夷蠙珠及魚厥篚玄纖縞揚州之域厥貢惟金三品瑶琨篠簜齒革羽毛之類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荆

州之域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豫州之域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梁州之域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雍州之域厥貢惟球琳琅玕織皮也此九州之力亦足以盡國家之所用矣夫古天下今天下一也豈以古之中國有其物而今獨無之須待求諸他國而後可以充其用哉故召公戒其主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珍禽竒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真知言者也東周之際楚子不臣包茅不至無以縮酒齊桓伏義而問其罪春秋大之西漢之時大宛未服天馬未來怒激中國武帝恃力而侵其城當代病之此二者足以畱中國之貢乃所當然而遠人之物未宜取之也豈惟遠人之物未宜取之哉至於中國無益之物亦不可取之也是以孝文還千里馬元帝罷齊三服官仁儉之名如揭日月雖欲下民之不慼豈可得哉且異物蕩心其害一

也使外國聞之而以國家為有嗜好其害二也水陸轉運役人非細其害三也有三害而無一利亦何尚之哉伏望陛下昭播徽聲俾揚遐境凡四遠之納欵者聽書檄奏聞而不求其獻物聽子弟入朝而不求其納賂若然則化天下以德示天下以無欲將見西蕃東徼之主君毳幕靈洲之酋長承恩而來享慕道以來王矣

武宗時太尉阿實克布哈嘗侍帝御五花殿見帝容色日悴乃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此古人

所戒也陛下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而惟麯蘖是沈姬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也且陛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也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陛下縱不自愛如宗社何帝大悅曰非卿孰為朕言繼自今毋愛於言朕不忘也因命進酒布哈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

英宗即位𠫵議中書省事張養浩上疏其畧曰世祖臨

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況闕庭之
嚴宮掖之邃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構臣以為所翫者小
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伏願以崇儉慮遠為法
以喜奢樂近為戒帝大怒既覽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
言即罷之
順帝時蘇天爵上奏曰天下安危繫乎人君之一身人
君身安則天下安矣是以古之王者慎起居以節嗜欲
親忠良以稽古訓蓋所以調護身體安定黎民實惟宗

社之至計也欽惟皇帝陛下纘承正統端拱淵默開設
經筵怡神圖史而祖宗基業之隆天下安危之計不可
不深慮也昔者太祖皇帝龍奮朔方肇基王迹身屬櫜
鞬櫛風沐雨削平諸國以立子孫萬世之基世祖皇帝
既臣宋人遂大一統選士求材作新百度深仁厚澤普
洽羣生列聖相繼保守治平至我明宗皇帝文宗皇帝
遭時多難播越南北撥亂反正中興帝業臨御未久傳
之嗣聖洪惟陛下春秋鼎盛聖質日長當祗畏以事天

地誠孝以奉宗廟思祖宗之勤勞念基業之艱難四方之人亦皆延頸企踵注目傾耳觀聽陛下德業之光想望太平治化之盛近聞起居稍違安適旋即和平聖躬萬福然而不可不慎也夫以陛下承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守祖宗百年之業為億兆之人父母固當夙夜寅畏調護聖體以慰臣民之望今聞鑾輿將出北幸上都廬帳服御供奉惟謹而道路之間寒暑霧露尤宜調攝蓋人君所愛莫切於身忠臣事君亦莫切於愛君之身嘗

聞殷書曰惟王不邇聲色夫成湯清淨寡欲純乎天德故能享國長久為殷盛王孔子亦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人少時血氣未定而傷伐本根或損壽考之福故君子戒之伏惟陛下思天下安危之本監殷書孔子之言節嗜欲以調養聖躬親忠良以日新德業則宗社奠安生靈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九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蔡枝華

歴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九十六

明　楊士竒等　撰

慎微

漢景帝時郅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來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

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

武帝元光元年趙人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

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

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强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邉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强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

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

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

東漢光武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南陽太守杜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令斂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隣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

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

獻帝時荆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下其事少府孔融上疏曰竊聞領荆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祀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躬國為神器陛級縣遠禄位限絶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每有一豎臣輙

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唯責包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前以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闚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按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絶詔命斷盜貢篚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為羣逆主萃淵藪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埶可見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

魏明帝景初中光禄勲高堂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

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欵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渙然改往事之過謬勃然興來事之淵塞使神人響應殊方慕義四靈効珍玉衡曜精則三王可邁五帝可越非徒繼體守文而已也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蚩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求

魚煎水作氷其不可得明矣尋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鹿臺之金鉅橋之粟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為哉然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說作靡靡之樂安濮上之音上天不蠲眷然回顧宗國為墟不夷于隷紂縣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盛秦既兼之

不脩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葉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圮哉近漢孝武承文景之福外防邊警内興宮殿十餘年間天下嚻然乃信越巫懟天遷怒起建章之宮千門萬户卒致江充妖蠱之變至於宮室乖離父子相殘殃咎之毒禍流數世臣觀黄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胷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墻之内可選諸王使君國典

兵往往棊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掇録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輙自輿出歸還里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

晉惠帝時侍中嵇紹上疏曰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革往弊者則政不爽大一統於元首百司役於多士故

周文興於上成康穆於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黄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

宋文帝元嘉中行幸還多侵夕散騎常侍何尚之表諫曰萬乘宜重尊不可輕此聖心所鑒豈假臣啓輿駕比出還多冒夜羣情傾側實有未寧清道而動帝王成則古今深戒安不忘危若值汲黯辛毗必將犯顔切諫但臣等碌碌每存順嘿耳伏願少採愚誠思垂省察不以

人廢適可以慰四海之望優詔納之

後魏孝文帝南伐將自小平泛舟幸石濟司空録尚書事穆亮諫曰臣聞垂堂之誨振古成規於安思危著於周易是以憑險弗防没而不弔匹夫之賤猶不自輕況萬乘之尊含生所仰而可忽乎是故處則深宮廣廈行則萬騎千乘昔漢帝欲乘舟渡渭廣德將以首血汙車輪帝乃感而就橋夫一渡小水猶尚若斯況洪河浩汗有不測之慮且車乘由人猶有奔逸致敗之害況水之

緩急非人所制脫難出慮表其如宗廟何帝曰司空言是也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魏徵恐太宗不能克終儉約近歲頗好奢縱上疏諫曰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朴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絶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産也則重穀帛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

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已逆所爲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所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横流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内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爲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不渝一言興邦斯之

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以來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為無欲清靜之化逺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逺超於上聖論事則未踰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取怪於道路見輕於邊隅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

導之則吾讐也若何其無畏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為人上者奈何不敬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勞愛之如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為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之哉恐非興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算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已以利物至於今者縱欲以勞人卑儉之迹歳改驕侈之情

日異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或時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在於所染蘭芷鮑魚與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踈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

則不間而自疎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疎遠君子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弗育於國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反朴還淳頃年以來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而至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末作滋興而求農人豐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

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恐其不及近歲以來由心好惡或衆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信而任之或一朝疑而逺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跡所毀之人未必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且君子之懐蹈仁義而弘大徳小人之性好讒佞以為身謀陛下不省察其根源而輕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疎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唯清静心無嗜欲内除畢

弋之物外絶畋獵之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或時教習之處道路遥遠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為歡莫慮不虞之變事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君之待臣義不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咸思竭力心無所隱頃年以來多所忽畧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覩闕庭將陳所見

欲言則顔色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畧莫能申其忠欵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賢以為深誡陛下貞觀之初孜孜理化屈已從人恒若不足頃年以來微自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為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懐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

雖不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踈遠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堯舜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為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内戶口並就關外攜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此誠由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

以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輩上番多别驅使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遞送之步不絕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爲驚擾脫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寓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比屋踰於可封菽麥同於水火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被於郡國凶醜作

孽忽近起於轂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誡斯誠陛下警懼之辰憂勤之日也若見誡而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已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物更新易人視聽則寶祚無疆普天幸甚何禍敗之有乎然則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而已當今太平之基既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簣之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微臣所以鬱結而長歎者也臣誠愚鄙不達事機詈

舉所見十條輒以上聞聖聽伏願陛下採臣狂瞽之言
參以芻蕘之議冀千慮一得袞職有補則死日生年甘
從斧鉞䟽奏太宗謂魏徵曰人臣事主順㫖甚易忤情
尤難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論思獻納朕今聞過能改庶
幾克終善事若違此言更何顔與公相見復欲何方以
理天下自得公䟽反覆研尋深覺詞强理直遂列為屏
障朝夕瞻仰又録付史司冀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乃
賜徵黄金十斤廐馬二疋

太宗又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諍也魏徵曰内外治安臣不以為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太宗問侍臣守天下難易魏徵對曰甚難太宗曰任賢能受諫諍則可何謂為難徵曰觀自古帝王在於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必懷寛怠言事者惟令兢

懼日陵月替以至危亡聖人所以居安思危正為此也

高宗時浮屠盧伽逸多治丹曰可以續年高宗欲遂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脩短固有命異方之劑安得輕服哉昔先帝詔浮屠那羅邇娑寐案其方書為祕劑取靈藭怪石歷歲乃能就先帝餌之俄而大漸上醫不知所為羣臣請顯戮其人議者以為取笑邊隅故法不得行前鑑不遠惟陛下深察帝納其言

武后時突厥使者入見皇太子應朝有司移文東宮召

太子太子右庶子崔神慶諫曰五品以上佩龜者蓋防徵召之詐内出龜以合之況太子乎古者召太子用玉契此誠重慎防萌之意不可不察凡慮事於未萌之前故長無悔吝之咎今太子與陛下異宫非朝朔望而别喚者請降墨敕玉契詔可

麟臺正字陳子昂論人機疏曰臣聞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機動則有禍天下百姓是也夫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無所不至

也故曰人不可使窮窮之則姦宄生人不可數動動之則災變起姦宄不息災變日興祅逆乘興天下亂矣當今百姓雖未窮困軍旅之弊不得安者向五六年矣夫妻不得相保父子不得相養自劒已南爰至河隴秦涼之間山東則有青徐曹汴河北則滄瀛恒趙莫不或被飢荒或遭水旱兵役轉輸疾疫死亡流離浮散十至四五可謂不安矣幸得陛下以仁聖之恩憫其失業邊境所在有兵戰之役一切且停遂使困窮之人尚得與妻

子相見父兄相保若復其業獲以救窮人心稍安殆半年矣天下可謂幸甚愚臣切賀陛下得天下之機能審靜之非陛下至聖大明不能如此也愚臣今所以為陛下更論天下之危機者恐將相有貪敵國之利又說陛下以廣地强武為威謀動甲兵以事邊塞陛下或未知天下有危機萬一聽之臣懼機失禍搆則天下有不可奈何也詩不云乎人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臣願陛下垂衣裳脩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

天下之人務與之共安然後使遐荒蠻夷自知中國有
聖人重譯而入貢愚臣竊以為當今天下之大計也伏
惟陛下念之伏惟陛下念之近者隋煬帝不知天下有
危機自以為威德廣大欲建萬代之業動天下之衆殫
萬人之力兵役相仍轉輸不絕北討突厥東伐句麗於
是天下百姓窮困人不堪命機動禍構遂喪天下此是
不知天下有危機而信貪佞之人兾收敵國之利卒以
滅亡者也隋氏之失可以殷鑒豈不大哉伏惟陛下察

之伏惟陛下察之國家所伐吐蕃有大失策中國之衆半天下受其弊遂事不諫當復何言陛下不以臣愚蒭蕘可採一賜召臣至玉階得以口論天下幸甚臣子昻言臣本下愚未知大體今月十六日特奉勑恩賜臣紙筆遣於中書言天下利害天之降命敢不對揚而孤負聖恩萬一無補死罪死罪謹率愚見封進以聞塵聽玉墀伏闕累息

中宗嗣聖元年武承嗣請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

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
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敗
今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
太后不從
玄宗時呂向奏不令突厥入仗馳射疏曰臣聞鴟梟不
鳴未為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是由醜性毒行久務
常積故也今夫突厥者正與此類安忍殘賊莫顧君親
陛下持武義臨之脩文德來之既慴威靈又沐聲教以

力以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乃能收其順効雜以從官赴封禪之禮叅玉帛之會此德業自盛固不可名焉因復詔許侍遊召入禁仗仰英姿之四照送神藝之百發恩意俱極誠無得踰焉乃更賜以馳逐使掾刀矢競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屑畧太過未敢取也雖聖胷豁達與物無猜而愚臣徘徊與時加慄倘此等各懐異心交肆盜憎剚軻詭動何羅竊至蹔逼嚴蹕稍冒清塵悔將何及

憲宗喜方士柳泌為帝治丹劑求長年帝御劑中躁病渴起居舍人裴潾諫曰夫除天下之害者常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常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頊堯舜禹湯文武咸以功濟生人天皆報以耆壽垂榮無疆陛下以孝安宗廟以仁牧黎庶攘剗祅凶復張太平賓禮賢俊待以終始神功聖德前古所不及陛下躬行之天地宗廟必相陛下以億萬之永今乃方士韋山甫柳泌等以丹術自神更相稱引詭為陛下延年臣謂士有

道者皆匿名滅景無求於世豈肯干謁貴近自鬻其伎哉今所至者非曰知道咸求利而來自言飛鍊為神以誅權賄偽窮情得不恥遁亡豈可信厥術御其藥哉臣聞人食味别聲被色而生者也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水火盬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禀五行以生也發為五味天地生之所以奉人聖人節調以致康彊若乃藥劑者所以禦疾豈常進之餌哉況又金石性本酷烈而燒治積年包炎

産毒未易可制夫秦漢之君亦信方士矣如盧生徐福欒大李少君後皆詐譎無成功事暴前䇿皆可驗視禮君之藥臣先嘗之父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願以所治劑俾其人服之竟一歳以考真偽則無不驗矣

穆宗即位初怠荒于政戚里多所請丐挾宦人詗禁中語關託大臣翰林學士李德裕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佗材直泄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

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輙詣第帝然之

初憲宗喜方士栁泌為治丹劑求長年後帝竟以藥棄

天下穆宗雖誅泌而後稍稍復惑方士布衣張湟上疏

曰神慮淡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古之聖賢務自

頤養不以外物撓耳目聲色敗情性繇是和平自臻福

慶用昌在易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在詩自天降康降福

穰穰此天人之符也然則藥以攻疾無疾不用藥也高

宗時處士孫思邈達於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應餌藥

藥有所偏助則藏氣為不平推此論之可謂達見至理
夫寒暑為賊節宣乖度有資於醫尚當重慎故禮稱醫
不三世不服其藥庶士猶爾況天子乎先帝晚節喜方
士累致危疾陛下所自知不可蹈前覆迎後悔也今人
人竊議直畏忤旨莫敢言臣遂𢼸之生非以邀寵顧忠
義可為者聞而黙則不安願陛下無忽帝善其言
後唐明宗時歲屢豐熟中國無事中書侍郎馮道上言
曰臣為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蹷

失不敢怠於衘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蹈
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
宋仁宗景祐元年叅知政事宋綬上奏曰臣聞自古守
成之君率皆兢畏不忘顧省何者慮人心逸於久安而
患害生於所忽故常立防於無事之始銷變於未萌之
前若事至而應不已殆歟臣願飭勵羣臣交修庶職勿
以治平自怠勿以纎微不謹則可以保至尊而享洪業
也又竊思馭下之道有三蓋臨事尚乎守當機貴乎斷

兆謀先乎密夫惟能守則姦莫由移斷則邪莫由惑密
則事莫由變是三者治亂安危之所繫願陛下欽之念
之至若朝務清夷深居閑燕亦願陛下愛養玉體節宣
所以順四時聲味所以調六氣勿至傷過乃克和平自
然擁百靈之休享無疆之福豈不善哉
四年蘇舜欽上䟽曰臣聞重閉尚設於勇夫擊柝以待
乎暴客是皆前籍立戒以監後人故國門九闔梐枑百
重刑人以守閽下士以拂闈所以深嚴帝所以備非常

古者非有符節不得輙入君門降及後來乃設籍禁品庶官之高下限諸門之出入故東籍而西入者律令有文焉臣竊見國朝皇城官門皆無名籍往來無間甚非防微之旨也臣欲乞今後内城諸門應分番宿直諸色人等各立名籍仍差中官專切提轄

至和二年翰林學士歐陽脩上奏曰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

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
人能獨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
而為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人主不知者
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唯
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于親戚朋友下
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于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
其故何也蓋其事伏而未發言難於指陳也臣切見樞
密使狄青出身行伍號為武勇自用兵陜右已著名聲

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謂不便令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因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自言我輩之内出得此人既以為榮遂相悦慕加又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畧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旅或不閑訓練自青為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

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為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令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為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唯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為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為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為人所禍者矣為青計者自宜退避事

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
甚或言其身應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為常談
矣而唯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叛者倉卒之
際為軍士所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為患者多
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為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
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為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
君不能制患於未萌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唯
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爾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

顯過但為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為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流議漸消則其誠節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

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係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

脩知諫院又上奏曰臣近據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已曾具結集作過因依聞奏訖蓋以河北屯聚兵馬雖多自來未有威名將帥鎮撫而卒士驕很相習為常昨自保州變亂之後安肅軍衛州通利軍等處相繼結集不已只如今來趙攸等本亦別無酷虐情狀只是偶然柬

試不當況自有部署轉運提點刑獄司等處自可依公
論訴豈得小不如意便謀結集以此見雖是官吏乖方
亦由驕兵好亂臣伏見有唐驕兵逐帥之禍起自河北
始務姑息養成大患況今河北為國家重地事之利害
所繫不輕尤宜遠慮周思防微杜漸今官吏敗事偶寬
責罰未至失刑若驕兵過示姑息一起其端則他時有
不可制之患昨保州之事知州通判並遭殺害其餘官
吏各重行降責至今保兵自為得志動皆引以為言而

即目統兵之官亦自始以為戒軍威日削士氣益驕今永寧之事亦因茲而馴致也其趙牧等雖為可罪若便重行黜責則河北驕兵結集竊恐自此漸多開啓其端養成後患以此而言趙牧等可罪之人誠不足惜所可惜者朝廷事體也其趙牧等欲乞候斷訖作過兵士且與移一河北隣近依舊資序差遣不使驕兵得志而後患轉滋必欲更行移降事宜俟朝旨定逾時亦未為晚

侍御史趙抃上言曰臣竊以輔弼疑丞所宜協力共濟

謀猷獻替須藉至公不私若始無防閑則終至間隙中書者天下瞻望之地苟非執政大臣同心同德則何以上副聖主焦勞求治欲元元見太平之意也伏見宰臣文彥博與叅知政事程戡是兒女正親家俱曾陳乞迴避未蒙聖旨允許然以公朝無疑誠於事體不便且人情豈遠機務實繁刻當鈞衡聯比姻婭一議或異則必生形迹之非一言偶同則豈免黨與之謗臨事同異兩難處之今夫一郡一縣小官同僚尚以親嫌必使易地

又況中書執天下刑賞之柄繫天下休戚之本曰有議論處置大事豈於親戚乃不為嫌乎臣伏望陛下特賜宸斷可其奏請使得相迴避則中外無有間言也

仁宗時宋祁上奏曰符契之信天子所以拱歛威重撿防邪偽其在兵賦尤重自周官鎮圭以召守牙璋以興師漢氏始與郡國為竹使符以代牙璋光武中興禁法疏簡但以璽書發兵於是杜詩建言以為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請復虎符絶姦端朝廷更從其議魏

晉迄唐罔不遵用惟五代衰弱州國褊近旦命暮達不容有詐於是周顯德六年始去符契專以印章為驗國初受命方事之繁急於盪定未暇脩復方今地大師衆巧譎寖萌承平既久民不知戰緩急邊垂有警而詔文單下誠恐細人間諜姦詐摸寫乘機徼幸稽逗期會無以察知則國家亦當居安思危先事立制奪邪人竊發之便願復符節官以明慎國命凡發兵百人以上財賦百萬以上皆待符與詔書雙下使郡國合而後遣百人

百萬以下則符契特行焉據為大信誠有國之要務其符之形製乞下有司詳案舊典施行

劉敞上奏曰臣伏以為國之道防患於未然遠嫌於萬一所以安羣情止邪謀也伏聞張茂實本周王乳母子嘗養宫中故往年市人以狂言動茂實頗駭物聽近者韓絳又以讒說傾穽相動揺人心則是一茂實之身遠則為小人所指目近則為羣臣所疑懼雖聖心坦然於物無猜恐未能家至户曉使人人不惑也假令茂實其

心如丹必無它腸亦未能家至戶曉使人人不憂也如此則備宿衛典兵馬適足以啓天下之惑動天下之憂甚非重宗廟安臣民備萬一之計臣謂今日之宜要令兩善莫若解茂實兵權處以外郡於茂實不失富貴而朝廷得遠嫌疑此最策之善者也昔王郎自稱劉子輿盧芳自號劉文伯因疑飾偽未必皆有犯上之心但流言驅扇羣情眩惑使之然耳臣忝近列方當遠出心之所疑不敢不極論乞以臣言容付執政商量

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論臣寮上殿屏人劄子曰臣等竊聞自先帝以來應兩府臺諫官等上殿奏事左右侍臣悉皆屏退蓋以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重慎樞機不得不爾竊見近日臣寮上殿奏事左右侍臣不遵舊制或有進至殿角板障門以裏與御座相去不過數步陛下德音及羣臣敷奏之語皆可聽聞其間有機密大事若致漏泄大為不便欲乞一依舊制今後應遇兩府臺諫官等上殿奏事其左右侍臣並於殿角

板障門外踏道下祗候仍乞委都知押班於兩邊板障門外撿校如敢竊有覘聽者並具姓名聞奏勘罪施行

光知諫院時論夜開宮門狀曰臣竊聞今月二十五日十三公主薨其日宮中送殯出城留宮門及城門至夜深方閉物情駭異以為非宜雖陛下慈愛至深然門闕之禁不可不嚴若以式律言之夜開宮殿門及城門者皆須有墨敕魚符其受勅人具録所開之門并出入人帳送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大將軍以下俱詣閤覆奏御

注聽即請合符門鑰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開之門内外並立隊燃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符雖合不勘而開若勘符不合而爲開及不承勑而擅開閉若得出入者剩將人出入其刑名輕者徒流重者處絞今以乳兒出殯之故内自禁掖外達郊野諸門洞開一如晝日車馬往來絡繹不絶出入之人無復譏訶有如萬分之一姦險不逞之人雜處其間豈可不爲之寒心哉伏望陛下深鑒安危防微杜漸自今宫殿門城門並須依時開

閉非有急切大事勿復夜開必不得已須至夜開者即
乞陛下親降手勅加以御寶受勅之人仍寫出入人帳
委宿衛當上之官衆共驗勅文真的然後覆奏候再見
御批方請門鑰與監門官親自監開依帳點閱人數放
令出入即時下鏁進納門鑰其宿衛監門官司若不見
手勅及御批而輙敢開者依不承勅而擅開閉律文施
行雖有手勅御批不叅驗及不親自監開點閱人數者
依符雖合不勘而開律文施行庶可以養萬乘之威尊

消姦究於未萌也

神宗熙寧四年御史中丞楊繪論王安石奏曰臣竊見人君獨享天下之奉其勢至隆也以一人而塊居深宫之中其身至孤也以其勢之至隆固不可不先絶乎覬覦也以其身之至孤固不可不深防乎危禍也故周易之垂訓未嘗不戒之於無焉如坤之初六當一陰生之時應建午之月豈惟無堅氷而已兼亦無履霜也而曰履霜堅氷至斯不謂戒之於無哉其象曰履霜堅氷陰

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其文言曰隂疑於陽必戰

由辯之不早辯也一隂始生其卦直遇其六五曰有隕

自天志不捨命也臨卦才二隂生爾聖人已逆戒之曰

至於八月有凶豈亦不謂戒之於無哉蓋謂必無而忽

之則有時而或有也謂之為或有而備之則必無矣是

以古聖賢者之著書立言垂教於後世未甞不先以辨

君臣尊卑為首務也昔髙郢作魯議夫以天子禮樂祀

於周公之廟止施於死者也髙郢猶著論以非之者蓋

天子之禮樂不可以兩用之臣觀古史凡有得建天子旌旗者未有不至於大故然後知高郢之論於防微之道著也唐陳越伊尹論亦斯之類焉云此皆賢聖之權臣竊謂古聖賢未嘗不以尊君卑臣為常道至於權者出於聖賢之不得已亦未敢明著于書者蓋懼後世亂臣賊子如莽操師温之輩假之以為名也臣欲一言於陛下然未委陛下恕之乎不恕之乎恕之則不漏其言臣之禍猶賒不恕之乎臣之禍不測然臣豈得畏不測

之禍而不進忠於陛下也臣竊見唐賢多以所為之文見其人一生行事如著蔡之不謬如李紳作閔農詩士稱其有宰相器韓愈稱歐陽詹亦曰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丁謂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禹偁讀之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後果如其言臣聞王安石文章之名久矣嘗聞其詩曰令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令覩其行事已頗類之矣臣竊嘗惑其文今謹昧死而條之乞陛下

恕臣罪而反覆詳之王安石雜説曰魯之郊也可乎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湯之仁則絀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功則用郊不亦可乎王安石雜説曰周公用天子禮樂可乎周公之功人臣所不能為天子禮樂人臣所不得用有人臣所不能為之功而報之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之謂稱王安石雜説曰有伊尹之志而放君可也有周公之功而代兄可也有周之后妃之賢而求賢審官可也夫以后妃之賢而佐王以有天下

其功豈小補哉與夫婦人女子從夫子者可同日語乎

臣竊謂孟子勸齊王無毁明堂者蓋當時天下無定主故敢爾若言之於一統之世則孟子豈不為罪人今王安石於君尊臣卑重熈累盛之朝而顯然再三丁寧於伊尹放君周公用天子禮樂之事臣願陛下詳其文而防其志臣言必死罪不敢辭

兵部負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范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

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神宗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神宗嘉納之

純仁乞將章辟光所奏宣示臺官䟽曰臣近聞臺官上言著作佐郎章辟光不合妄進文字語干岐王臣以不見辟光所陳但聞外議喧騰未能知其實否伏緣國朝親王外居自有故事豈容小臣輙生閒言伏望聖慈將章辟光所奏宣示臺官如别無過當之言則可以安中

外之心如其言涉輕妄則乞依臺官所奏早行責降以
戒憸佞若只但示含容足使外議傳播及岐王聞之不
能自安於陛下友愛之間所損不細防微杜漸不可不
察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八日御史中丞王覿上殿劄
子曰臣聞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
害成故自昔禁中之語造膝之言皆不可以宣露於外
至於章疏君有留中而不出臣有焚藁而不存者謂君

臣之所當共容也若宜容而不容臣旣有後患之憂君亦不復得盡忠之言矣如聞近日以紹聖元符留中章疏付哲宗實録院臣愚切慮非所以開言路也伏望聖慈更賜詳酌

左正言任伯雨乞慎容幾事劄子曰臣聞書曰一日二日萬幾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古之聖人所以濟天下之務者知此而已矣陛下即位之初泣請慈闈共護神器皇太后以宗廟

社稷為心察聖嗣見微之意權宜之請不忍不從可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吉之先見孰大於此至於預定還政之期形于手書事光前人道越千古此乃上天眷佑開誘聖衷而四海生靈無窮之福也然而母道以至慈為本而聖孝以報德為大事有先後政有緩急治亂安危之幾皆繫於此思而行之不可以失其叙也今者二三大臣負誣神考輕欺先帝讎毀宣仁摧壓母道陛下若置而不問則無以慰天人之心遽有施行則無以順

太毋之慈然則祔廟以前且當明辨邪正躬攬以後乃可大明黜陟宜先者不可後宜緩者不當急也惇等未去朝廷而遽令王珪子孫叙復如此之類先後緩急失其叙矣臣願陛下居安思危詳考古事順德慈闈稟訓而行慎之重之以密幾事天下幸甚

伯雨奏宜幾察出入狀曰臣近為火在房心之間曽具奏聞今來火自房心之間直上而行其於心星遂無淩犯若非陛下先發誠意預思消復之理惻怛恐懼格于

皇天則安能使熒惑改度如前史所載之盛事乎天心
可見聖念可知革否為泰斷可必矣然而臣竊思之前
者熒惑歷氐犯房房乃天子之明堂也方哲宗靈駕發
引以前事未定疊明堂之上宮舍之中正是幾察出入
防微杜漸之時不可以悲擾事叢而廢警備也臣愚既
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慈赦其僭易幸甚
伯雨又乞周防內庭狀曰臣伏念臣孤賤之迹誤蒙陛
下識拔不次異恩誓以死報故愛君憂國忠誠迫切不

識忌諱遇事必言伏見今月十四日皇太后奄棄四海之養陛下乍失東朝依恃内庭之事動關聖慮當此之際可不周防臣願陛下諸事振肅倍加謹密蓋陛下自潛邸入承大統雖天人屬望内外欣戴然禁掖情偽未盡諳詳古人謂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近日獄事亦可見矣臣又見自正月已來天色陰晦風雪經旬天意示戒蓋爲陰干陽之象也陛下上爲宗廟社稷大計不可不慮以此觀之理須嚴肅臣又思之國家財用空竭

無甚今日加以二年之間繼遭變故費用之廣不可殫
舉陛下聖孝報親思極四海之奉如園陵所須固有舊
制不可增損至如遺留支賜諸色浮費無益往者皆可
痛行裁損又如土木之役如西京之類及他修造甚非
急務一切可停量時緩急以辦大事使民力不勞而國
用可足此實陛下報親之盛德也惓惓愚忠伏願陛下
留神采覽天下幸甚
陳瓘上奏曰臣嘗謂治外之術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本

朝之得計也堅守無失是以久無邊患方彼民捕魚之時未有爭也而仁祖所以止絶之者杜其爭端而已所謂圖難於其易而爲之於未有也老子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又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故民之從事者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

則無敗事矣仁祖在位四十二年事無大小圖難於易愼終如始無爲也無執也是以無敗無失孔子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仁祖是也

瓘又上思患預防奏曰臣聞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故天下之事窮則必變變而後通人不通之天必自變此必然之理也乃者用事之臣以私滅公勢力已窮猶不悔悟先帝有欲變之心而左右無將順之臣焦勞憂悔奄棄天下摧傷痛恨海内所同陛下受天眷命

增光前烈慈孝之治欣然以和未有更張人心已服朝廷之寛大可必生民之休息有期謳歌所歸鼓舞相慶然而臣愚以謂既往之迹無足追論未來之事所可深虞今西邉雖已罷兵然正是大軍之後假使諸路豐熟此方必有凶年民物凋殘加以水旱人不飽暖何事不生又況河北居民流亡大半倉廩匱竭城堡不完恃北敵之不來我因循而無備敵人耄矣餘日幾何其孫好殺理必生事朝廷自侍從而上多是東南之人西北事

宜久不諏訪雖云造作邊事不在今日然恐意外之變適在此時若不先事而圖恐有後時之悔可防之患安得不思思而防之又有大於此者太宗謂侍臣曰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唯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慎此嗚呼太宗之訓可謂明矣有狀者以為可防無迹者以為可懼今日之事蓋亦有無迹而可懼者矣朋黨是也唐憲宗問李絳曰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迹嗚

呼人之為邪至於無迹可尋豈不深可懼乎臣以唐事考之牛李二黨皆黨也然而李德裕之黨多君子牛僧孺之黨多小人何以知其然邪德裕之徒忌克自任不同已者則顯然排斥故其為黨也有形而可見僧孺之徒忌克自私不同已者則闇然擠陷故其為黨也無迹而難尋此二黨者皆明主之罪人也然彼善於此不可不辨故臣因論太宗聖訓而以無迹者為尤可懼焉方今大明既升鳳德在上乃邪朋消散之始是至治必成

之時然而成則有敗始則有終老子曰人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故臣有思患預防之說

慱士周行已論察朋比壅隔之弊曰臣竊謂人臣之私莫大於朋比而天下之患莫深於壅隔古之人君所以操獨斷而任賢使能廣羣聽而明目達聰蓋防此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總覽權綱勵精政事官無大小事無巨細皆出宸斷親御翰墨臣庶奔走而聽命海内歡欣

而蒙德二十年間法令具治定而功成然則天下既已無事矣臣愚過慮竊意萬機之繁久勤宵旰臣願陛下儲精蠖濩游意太清小職細務責之三省百司而獨操其要者在於察股肱之任必出於公使無朋比之欺擇耳目之官咸竭其忠使無壅隔之患如此則職何小而不舉事何細而不聞不待悉煩聖慮而天下之理得矣臣愚不勝區區螻蟻之誠

欽宗靖康元年監察御史余應求論中人預軍政之漸

狀曰臣嘗觀自古中人預軍政未有不為患者故齊寺人貂漏師于多魚凮沙衛殿而二將見獲唐用監軍每無成功此可為後世深戒者也國家近年邊事專委童貫譚稹終成大禍幾危社稷今兵革未弭選將命帥固當任責以成效所遣中人不過隨軍承受奏報文書而已不使之預聞軍政也近者河東承受王嗣昌奏請畫一乞令日報將兵覆驗首級提點犒賜催趣糧草及差發探報動息出入皆報承受所則是雖名承受其實監

軍也軍政不專於主帥而鬬決於承受則動有牽制進退狐疑又唐之監軍多擁精兵自衛勝則坐分功賞不利則引兵先遁令嗣昌又令以隨軍步馬各二隊自衛若近裏幹當隨行防護是又踵唐監軍之跡也如此豈有同心赴敵死於行陳之意哉朝廷不察其意而從之臣恐將帥依違不能專制又慮積日累月異時為監軍所制將自玆始矣臣觀童貫之初用事也為熙河蘭會路承受而已繼而為措置邊事又為安撫制置使又為

宣撫使終之爵郡王職樞莞譚稹初用事也亦熈河蘭
會路承受而已繼而為幹當公事又為淮浙制置末乃
為河東宣撫使蓋其由有漸非一日之積也今嗣昌初
為承受許預軍政師還有功後或用之豈不少假之權
浸以隆盛安知數年之後不復為貫稹乎易曰履霜堅
氷蓋言防微杜漸當辨之於早也陛下方修法度以治
内命將帥以事外委任甚專不從中制而嗣昌陳請乃
欲干預軍政擁兵自便首為梗階漸不可長伏望聖明

追還所請重賜竄責以為中人預軍政之戒以示專任將帥之意不勝幸甚

中書舍人劉珏上十開端之戒曰陛下即位罷御筆止營繕登俊乂詘虚誕戢内侍之權開言者之路命令既當未嘗數改任用既公率皆稱職賞必視功政必核實此天下所以指日而徯太平也比者内降數出三省罕有可否此御筆之開端也教子弟既有其所又徹而新之長入祗候之班勢若可緩亟而成之此營繕之開端

也河陽付之庸才涇原委之貪吏此任用失當之開端
也花石等濫賞既治復止馬忠統兵累行累召此命令
數易之開端也三省密院議論各持所見啓擬各舉所
知持不同不比之説忘同寅協恭之議此大臣不和之
開端也內路之帥擅作聖旨指揮行郡之守稱為外任
監當臣下誕謾之開端也董局務者廣辟官屬侍帷幄
者紛爭殿廬此內侍恣横之開端也兩省繳奏多命以
次行下或戒以不得再繳臺諫言事失當率責為遠小

監當此言路壅塞之開端也恤民之詔累下未可行者多是爲空文無實德此政事失信之開端也隨龍第賞冠帶之工亦推恩金兵扣闕禮房之吏亦進秩此爵賞僭濫之開端也是十者雖未若前日之甚其端已見杜而止之可以馴致治平因而循之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高宗紹興二年張浚上言曰臣竊謂天下之事每當謹微一失其原終不可救古語謂涓涓不絶浩浩奈何凡

以微之不可不謹也古之君人者非不欲遠追三代興
太平而治世常少亂世常多何哉幾微之間禍患已成
而人主每以其微而忽之故日積一日而終至於敗亂
喪亡也明皇之於唐也鋤韋氏之亂致承平之業聰明
睿智號為賢君迨楊妃一用遂成播遷當是時明皇豈
以此事為果足以壞天下哉夫惟以其微而忽之故變
亂遂大非特此也藩鎮跋扈終亂王室原其始也特本
夫假借一二武夫以數州之地而已北司恣横與唐俱

亡原其始也特本夫差委一二中官兼總衛兵而已事之細微不可不謹每每若此唐事至近可以類考竊惟陛下萬幾之餘必嘗留意經覽於此臣之管見何足補助萬一

浚又上言曰臣嘗謂方天下無事之時君臣上下之分其勢足以相維雖人君不能脩治其身及繩正其左右以失天下之心其為禍也尚遲乃若艱難多故敵情不測人心易怨君人者儻有差失禍亂不旋踵而作矣大

勢一去不可復合無以微而忽之幸也

浚又上言曰臣竊惟自昔人君於內外侍從之臣間有深知其所為者往往自謂我之聰明才智足以制御而役使之而不知事有緩急理有不虞藏伏竊發為國家大患由辨之不早去之不速也可不戒哉

御史中丞許景衡乞罷錢伯言知杭州䟽曰臣聞自吳越錢氏納國至今一百六十餘年其子孫顯貴甲於縉紳然未嘗有出守杭州者於此以見祖宗防微之意深

矣杭州近闕守臣朝廷差吏部侍郎錢伯言伯言有風幹若帥他路無不可者唯守杭州則非所宜且違祖宗故事臣愚伏望聖慈特賜詳酌别選有才略重臣以守杭州或須人馬亦乞就便差撥仍令星夜兼程前去以拯一方危急

殿中侍御史張守論諸將請私劄子曰臣聞漢高祖既平秦項而一時功臣多就葅戮鮮能以功名自終者何哉位高而權盛也光武懲前世之失雖寇鄧耿賈之高

勲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故建武諸將往往以功名延慶于後則利害禍福較然甚明國家向自童貫握兵柄勢傾天下内之朝廷公卿外之帥守監司下至州縣小吏升沈進退捷於影響故凡持節所至官無高卑俯伏廷謁附託以進而風俗流失國勢陵遲馴致邊陲内侮之禍貫亦不免斧鉞之誅此忠臣義士所為慟哭流涕者也恭惟陛下聖德神武撥亂反正撫御將帥曲盡恩禮然士風不競餘習不泯而堅

氷之必至滋蔓之難圖臣竊過計伏見近者劉光世還自江南王淵還自浙右各効智力以自著見陛下醲於用賞庸勸將來乃聞士大夫不自好者趨走干謁門庭如市氣燄可炙臣不知其何以得此道路之言竊謂光世與淵嘗有所薦達以及奏功第賞有未嘗身涉行陣而乃竄名功狀之內者審如是則防微杜漸亦不可忽夫大將之職在於訓士卒明賞罰以攘寇戎而已他何與焉但位高金多則不能别嫌明微畏遠權勢以自處

於無過之地或至抵冒而不自寤也況今強敵未殄二聖未還他日更立非常之功復膺不次之賞則寵祿愈崇事權益重而朝廷體貌尤所假借則招權賈禍將不止於今日漢之韓彭近世之童貫不可不鑒也昔蘇建嘗責大將軍衛青無所招選青謝曰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預招士驃騎亦然故衛霍為漢賢將著在信史臣願陛下訓諭諸將杜請謁之私戒敕士大夫明分義之守不惟上尊朝廷以安國

勢以厚風俗亦示聖明所以保全諸將之意也

秘書正字張孝祥上奏曰臣聞善醫者不以無病而廢藥石之儲善國者不以無事而忽先具之備蓋懲病克壽弗畏入畏古之戒然也恭惟陛下神心淵懿聖學高遠前世安危治忽之鑒古今先後注措之宜皆已昭晰洞達無有疑蔽如日之中而纖悉必照如衡之平而輕重必審凡所以明謹政體興起治功鞏固丕基維持萬世者罔不備具固何待羣臣千慮之愚然臣不識忌諱

深惟古人先事之義竊謂今日歲誠豐矣然荒政不可以不治兵固戢矣然邊備不可以不謹黎獻畢集允釐百工當思有馳騖不足之時四方無警百姓按堵當思有毫末弗緝之患此其略也夫綢繆宜陰雨之未及宴安惟酖毒之可畏伏席大治大安之勢擇凡當預備之策因大臣造膝之餘使之一二條舉熟復而深圖之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臣不勝惓惓以為陛下獻惟陛下幸赦

孝宗時太子詹事王十朋上疏曰臣嘗謂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謂其不可測也況奔軍亡國之人烏能保其久而無患也哉唐太宗教射於殿廷羣臣諫之曰律不可以兵刃至御在所今以卑碎之人張弓挾矢於殿陛之側萬一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誠哉憂國愛君之言親衛將卒且猶不可而謂歸附之人信其終無害也難矣近者歸明歸正之將陛下旌其忠義壯其勇略擢而用之日與之親使効其力所謂推赤心

置人腹中者固足以見大有為之志矣然天下之人凡有愛君之心莫不疑焉謂自古以來莫難於用斯人而用之者罕見其久而不為吾患其棄彼歸我心已二矣今乃使之朝夕以侍左右設或不飽其欲其謀之深計之久而心之不能保其將若之何至於斯時雖悔無及臣請擇其灼然忠誠可以任用陛下素所知者屬之以事權厚之以爵祿勉之以功名亦足以示無疑之意而激其圖報之心矣何必日親之而後為待遇之至哉臣

願陛下攷之於往古慮之於將來特加宸念毋憚一時之難從而置久遠於無害不勝社稷生靈之願

集英殿脩撰趙汝愚論國家安危所繫四事奏曰臣聞自古天下之患常生於其所忽患生於所忽則必有出於人意之所不料者故雖有謀臣勇士將無所用其力矣孰若思患而預防之事未至而為之謀事既至而為之應較其利害得失豈不甚相遠耶臣伏念將去闕庭自此雖有犬馬之誠恐無路自達臣熟思累日謹取國

家安危所繫者四事敢致其拳拳之忠陛下幸録其意每先事而審思之庶幾獲效涓塵之益幸甚其一金國使人朝見百官諸衛皆在殿門之外雖館伴臣僚亦不得進預其閒故一旦使人稍失常度已無有任其責者萬有一如昔荆軻舞陽之變不知是時孰可禦之此不可不過為之備也其二臣聞北界官司輙敢於沿邊去處明出榜約招誘本界軍人百姓有官者依舊換給官資無官者各有給散錢物縁此渡淮而去者至今未絶

臣伏思邊境人情向背於國家大計固已非便萬有一沿江諸軍閒有受其招誘者將致軍情轉相扇動此豈可不深為之計也其三鎮江一軍最號雄勇而種姓多雜難於撫御故御得其道則易以成功御非其道則足以致亂其將帥之任尤宜遴選其四吳氏守蜀今已四世雖吳挺士心不附可無他志然而去朝廷絶遠權任太重一方之人皆習熟其姓字吳氏子孫亦自視閫外諸軍若其家舊物異時更代之時恐必煩朝廷經理臣

謂宜及今無事時稍裁制之使常知警畏庶可無後患此四者皆事之未必然而臣私憂過計者也雖然昔申屠剛有曰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為用惟陛下用剛之言哀臣之心幸甚幸甚

叅知政事史浩奏曰臣聞傳曰奔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此古今之通論也近者契丹歸正蕭哲伯等萬里遠來誠為勞苦其實則奔亡之餘

又況彼或遣之以為吾間縱之以蠱吾國皆未可知也陛下待之之禮當予之爵命使無失所嚴其駕馭使有後效可矣今既賜之對錫之燕其餘匪攽優待無所不至當遣回軍前分部將下勿使主兵曾此未聞忽有旨令入内打毬臣竊惑之夫此輩生長北戎擊鞠之戲固所精也陛下欲以為戲而觀之耶抑欲優待而寵綏之耶若以為戲臣以謂降敵不當使其窺見宫牆之内若欲寵綏臣以謂自此邉將必多方招置以為功他日高

官重禄悉為此輩所得實無益於恢復徒有耗費爾昔徽宗朝郭藥師以地來降待之以腹心嘗請擊鞠於年陀岡其後叛去敵兵大入果於年陀岡作營寨汴都失守實自年陀岡登城此輩降徒固不當以為戲也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揚觶而號於衆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此輩奔亡固不足以當寵綏也陛下舉措天下所拭目傾耳誠不可以不重傳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此之謂也臣前者既言賜對不

可於便殿當立仗以示威錫宴不當用使者之禮乞免從官押伴既蒙陛下俯察臣衷悉如所請陛下從諫若轉圜之易聖德巍巍度越百王之上不可於此而失之王質乞勿開隙奏曰臣嘗論之天下之患其開也有隙其成也有形方其開也棲之則墜轉之則散稍縱而弛則復合往來翕忽眇眇綿綿使人可以疑可以欺夫是之謂隙及其成也掩於東而生於西抑於內而振於外極力而攻之愈窮而患愈熾夫是之謂形天下之患惟

原書卷次訛誤

不可使至於形成天下之患而至於形成雖有敏者不可以措手嗟夫世之君子其所以待天下之變盡矣而惟其杜隙者甚難彼其智非不足以知也而知之以為無足憂何者見其微而不察其著見其小而不極其大見其所出而不推原其所窮夫三者是拱手而待變也蓋臣思之苻堅之寵鮮卑李林甫之用虜將僕固懷恩之裂河北杜元穎崔植之縱朱克融皆熟視其隙而不為彌縫補苴以塞其變近者至於隕國亡身而遠者至

於遺害數百年而不息臣常案察天下之患其狀如長江大河方其激激然若有所洩而不能潰汹汹然若有所鬱而不得發回旋曲折陰蓄其怒於其心而朝搜暮求以尋其馳騁奔衝之路於此之時而不為之高其隄防以殺其暴導其支脈以洩其潰其勢必咆哮騰踴蕩然而四出壞城郭包陵谷而不可治然天下之人不能曲盡水之情狀狎其安流而忽其無事以為無足畏者則是引水而横流於天下也臣觀漢唐之季皆由宦官

斲喪其國內脅人主戕公卿外招姦雄連盜賊至於舉天下鬨然而起縱橫奔突天下之至亂而不可制蓋其慘如此臣嘗細究其源則似甚微蓋自竇憲兄弟竊威弄權而鄭衆於是有功故臣以為漢之宦官其隙開於鄭衆其形成於孫程曹騰而極於曹節王甫自安南林邑之擾而楊思勉於是有功故臣以為唐之宦官其隙開於楊思勉其形成於李輔國仇士良國家宣和之末紹興之初因宦官而召亂者再而至于今亦少損矣平

居廣殖貨財縱享娛樂窮極滋味此近習之常態固無足怪者臣獨慮其爭引朝士以為門人此其漸不可以不制且民間之論以為某人之進某人主之臣非舉以為信也而熟察其迹則不為無證何者天子之容音或洩而外傳而人臣之私情或不旋踵而有散有所甚昵則必有甚踈唐自開元之間高力士引宇文融楊國忠韋堅王鉷而南北司合而為一自永泰以後元載殺魚朝恩而南北司判而為二其合也則南司藉北司以成

廢其判也則南司因北司以成釁此其勢之相激有不得不然者今日勿使合而為一則異時不至於判而為二此陛下不可不留意也

寧宗時禮部尚書黄裳上奏曰孔子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又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所謂有始有卒者由其持心之一也所謂鮮克有終者由其持心之不一也陛下今日初政固善矣能保他日常如此乎請畧舉已行之事論之陛下初理萬機委任大臣此正得人

君持要之道使大臣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雖終身守之可也臣恐數年之後亦欲出意作為躬親聽斷左右迎合因謂陛下事決外庭權不歸上陛下能不咈然於心乎臣恐是時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之專矣夫以萬機之衆非一人所能酬酢苟不委任大臣則必借助左右小人得志陰竊主權引用邪黨其為禍患何所不至臣之所憂者一也陛下奬用臺諫言無不聽此正得祖宗設官之意使臺諫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終身守之

亦可也然臣恐自今以往臺諫之言日關聖聽或斥小人之過使陛下欲用之而不能或暴近習之罪使陛下欲親之而不可逆耳之言不能無厭左右迎合因謂陛下奬用臺諫欲聞讜論而其流弊致使人主不能自由陛下能不咈然於心乎臣恐是時奬用臺諫不能如今日之重矣夫朝廷所恃以分別善惡者專在臺諫陛下苟厭其多言則爲臺諫者將咋舌閉口無所論列君子日退小人日進而天下亂矣臣之所憂者二也二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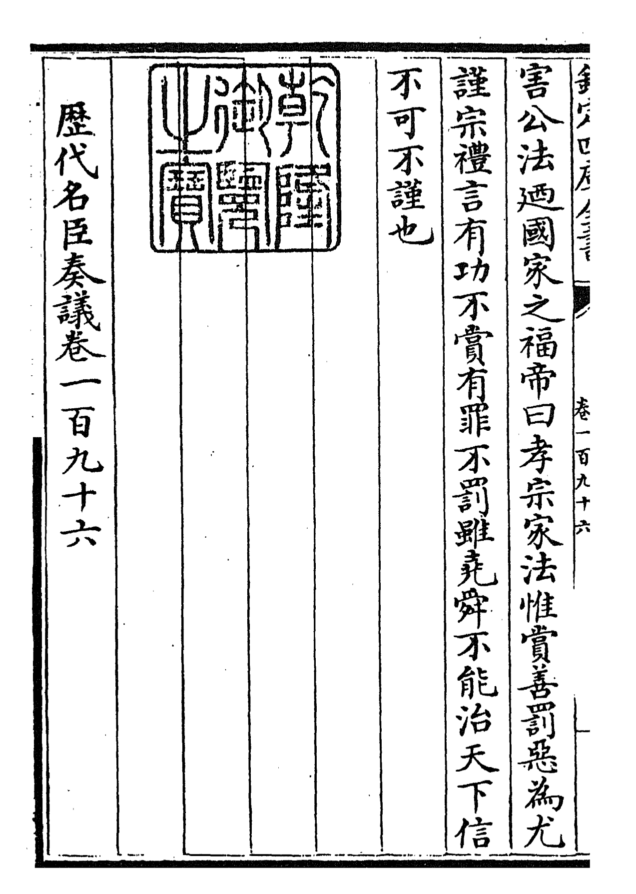
廷之大者又以三事之切於陛下之身言之曰篤於孝愛勤於學問薄於嗜好陛下今皆行之矣未知數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

殿中侍御史謝方叔上言曰操存本於方寸治亂係於天下人主宅於法宮蠖濩之邃朝夕親近者左右近習承意伺旨之徒往往覘上之所好不過保恩寵希貨利而已而冥冥之中或有游揚之說潛伏而莫之覺防微杜漸實以是心主之

司農卿高定子入對言内治不脩外懼不謹近親有預政之漸近習有弄權之漸小人有復用之漸國柄有陵夷之漸士氣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社有阽危之漸天變日多地形日蹙昔有危脉今有危形昔有亡理今有亡証

度宗時權禮部侍郎兼給事中陳宗禮進讀孝宗聖訓因奏安危治亂常起於一念慮之間念慮少差禍亂隨見天下之亂未有不起於微而成於著又言不以私意

害公法適國家之福帝曰孝宗家法惟賞善罰惡為尤謹宗禮言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信不可不謹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九十六